

煙  
嶼  
樓  
文  
集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五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表一

中憲大夫知金山縣署知丹徒華亭縣加同知

銜周君墓表

乙丑

君諱紹濂字質卿又字廉泉其先居鄞西南新莊六世祖鼎元遷甯波府城大父起運父鏞竝以君同知銜加二級贈中憲大夫大母王氏母趙氏李氏竝贈恭人君少孤歲爲童子師得館穀養大母母及四弟三妹備嘗艱苦大雨跣而擔水婚喪踵接貧困日甚益自淬厲夜

讀恆達旦五鼓母醒見燈火自起呼就寢急以布圍其  
窗默誦如故年三十九以府學增廣生中道光二十三  
年舉人幕游上海久之咸豐二年紅巾賊亂上海當事  
聞君久客滬而才招致軍營五年正月復上海論功以  
揀選知縣畱江蘇補用是年六月赴省常奉檄幫辦客  
縣事督視大小諸局議敘加同知銜七年閏月引

見明年十一月署知丹徒縣明年八月罷其明月授知  
金山縣十一年七月擢檄幫上海縣事明年同治元年  
七月署知華亭縣廣東張學貴者夸匪之魁也始在蘇  
州約結閩廣無賴數千人謀作亂事覺蘇守薛君擒斬

數百人學貴以餘黨亡命沙洲沙洲在丹徒丹陽之間  
遠丹徒城百餘里負江面海聚處萬家學貴復煽其居  
民造槍礮戈戟省中名捕二年不能得自君宰丹徒思  
掩捕之忽暮夜微服出署眾莫知去向君隨所過發防  
汛卒密散布江濱已渡江至沙洲蹤跡之積數夕盡悉  
其出入徑路要害一夜遽引眾搗其巢破窗縱身入直  
抵臥榻手擒之而擲諸地眾始破戶入譁縛之其黨倉  
卒驚起鬪君大呼曰縣官率重兵親到此獲張學貴矣  
餘黨釋不問皆殼鯨散走返入署賞兵從用命者斬學  
貴以徇夸匪平金山縣署在其城外三十餘里洙涇鎮

與浙江爲鄰君視事之明年粵賊犯江浙破杭州蘇州  
既而陷嘉興嘉善平湖漸逼至縣治十餘里外楓涇新  
埭諸鎮君急募壯勇爲守禦日與士大夫籌軍食治器  
械教練士卒夜必出察視營壘慰勞之數月鬚髮驟白  
未幾賊犯縣之泖橋大茫蕩君親禦之士卒感激圖報  
稱呼聲震動無不一當十大小二十餘戰殺賊踰千斬  
其僞王獲馬匹輜重無算賊望風紛竄不敢犯縣境他  
日君解組行軍民羅拜泣送曰我公去事不可爲矣去  
半年而金山陷華亭與雙縣竝附松江府城而常勝軍  
駐其中常勝軍者刺取江浙游手與西夷人而使夷官

教而將之以備變者也。率強悍好鬪，徒取市肆物，弗予立賈。禍吏莫敢誰何，民苦之。君至，微行市上，聞兩軍人以所取物相誇示，大怒呼役縛二人者，鞭其背數千，民始敢愬冤。苦軍伍亦畏法，而夷將謂君愛百姓，翻重君。一日軍變，狂集守及婁令署中，扶辱守令，掠取其器用財賄，及入君署，夷將戒曰：「此好官，毋妄動。」是時君方以振荒在鄉村，聞變急歸，而夷將恐君有戒心，帥其軍往迎護。遇諸塗，君下馬詰其詳，立收倡亂者，卽道中斬之。君長身有膂力，能馳馬擊劍，而膽識過人。嘗與余下第南歸舟中，慷慨論兵法，余笑曰：「海內承平安用是赳赳。」

者爲君曰使我將一軍吾家亞夫亦人耳不數年粵賊  
焱起天下大亂君竟以其才爲

國家用然而元惡授首僅予紀錄金山之役力疾數十  
戰薦紳寮屬材官勁卒升賞有差而主將積功壅不  
聞皆爲君搯擊君曰縣令保疆土分也而

賞之則異數也奚貪爲蓋其學養尤過人遠矣性不耐  
媚上官而善養其民丹徒經兵燹民不聊生君請大吏  
借撥銀數萬濬運河民以存活金山連捷鄰封民繙負  
而至日于計設法甯撫之華亭饑爲粥廠活飢民數萬  
清晨入廠中視煮粥成捧一盂首嘗之然後食餓者每

聽訟反覆罕喻數百言聞者感泣作勸民十則刊布闕里所至興廢舉墜自書院至養濟所以至於開河障海悉捐廉倡始兵興以來郡國以徵集軍餉爲吏職凡君所爲皆大吏所謂不急之務者而君獨慨然行之故其民爭獻牌扁衣繖歌頌德政去任則攀轅臥轍焚香列餞數十里而君亦用是瘁心力以同治二年四月五日卒於官年五十九君旣以孤貧習勤儉服官十年無改儒素或訪君幕客見青布袍坐書室者私其友曰此豈縣官窮交乎曰此卽吾主人也驚歎息去廚傳蕭然夜飲酒發甕取醃菜根下之民化其儉胥役無華衣每出



屏興從徒行問閭閻疾苦治軍好整暇倦而寐甫就枕  
鼾聲雷鳴稍驚之卽起視事日昧爽興不呼僕隸獨坐  
臨閣帖或讀書賦詩暇與客聯吟草藁多散失今存於  
家者有歌行律詩十餘篇而已娶李氏監生時勛女封  
恭人事祖姑姑有婦道摺持內政食貧三十年及爲命  
婦不稍驕貴後君八十日卒年五十八子二廷凱通判  
加鹽課司提舉銜

賞戴藍翎家杏議敘五品銜前君一年卒女二嫁縣學  
生汪愷孝李國安同治四年八月十日合葬縣西桃源  
鄉應隩之麓廷凱狀遺行謁余再拜言曰先生吾父執

又吾父同年友敢以表墓請余熟知君未仕事及得狀  
又問宦蹟於君門下士汪忠錄其言合忠錄嘗從君於  
宦中者能道其瑣屑嗚呼其可表也已是爲表

文林郎前大埔縣知縣任君墓表

丙辰

君諱荃字景淇自號月坡慈谿人也其先本張氏曾大  
父益生出後於任遠爲任氏大父仁育父大才贈如君  
官母王氏贈孀人君生三歲父卒母教之綦嚴年三十  
成道光十五年進士以知縣用籤發廣東明年九月權  
知廣州府三水縣下車理積訟計日按訊三月而盡縣  
多富室每聽訟苞苴公行以多寡爲曲直君悉心平反

不受民一錢。齏賈梁某負何某銀三十萬。官畏其勢，援無直何者？至是何申愬，而因縣紳私於君曰：歸我，我請以三之一爲大令壽。君許諾，問梁有諸，曰：有之。歸乎？曰：未也。曰：吾爲若解減數歸之，爾不服，笞繫之，且收其銜。照梁懼，以三十萬至。君歸何二十萬，曰：此十萬者，壽我者也。而顧梁曰：何壽我？我以畀若，若持此歸爾，乃吾向所謂減數者也。有大盜被獲，而誣村農君，密召農至，衣之青衣，雜徒役立盜前，曰：某在是矣。指示我盜，妄指一役君大笑，立釋農去。縣有行臺書院，畜沙地千二百畝，其鄰縣南海人奪之，成大訟。會鄧公廷楨總督兩廣南

海人或與通家下其事於糧道鄭某而授之意歸地南海君至縣人忿訴君君審覈疆界而爲地圖通詳諸大吏請發故牘覆按又前至制府白其狀制府怒曰若官三水袒三水耳君對曰下吏官三水袒三水亦情耳公總制兩廣兩廣士民皆赤子而似袒南海何也鄧公卒從其請既覆按盡返侵地書院得資以養士者君之力也二十年除知潮州府大埔縣潮與閩接壤旁近數州縣民相約結轉貨四方千伯成羣用采色別旗幟爲聚散號川生幫洋烟人中國幫人奇貨居之及

國家嚴禁止下令販賣者死而幫人昏不知揭大旗通

衢流運如故至江西吏掩捕數百人收送廣東獄是時  
總督林公則徐方按其事錄囚親鞫問窮治其黨踰千  
在大埔者三百餘人公檄李同知前至縣名捕君見檄  
驚曰向者吏不問愚民陷法禁而莫知罪一旦驅三百  
餘人盡殺之可乎緩其獄訪之多改行或既死子孫有  
名在薦紳者君喟然曰我不可庇一官而殺無罪三百  
餘人而同知日責君逗遛數迫促不肯去於是三百餘  
人者相聚謀曰他州縣苟名在捕中纍纍然行矣率破  
家賣妻兒啼號慘呼不忍聞今我曹亦囚也而安居爺  
不忍我曹願棄官爺去我曹能自保乎合貲萬餘金賄

同知及督役除其籍而捕無賴不改行與坐他死罪者二十九人送省獄焉洋子岡謝氏婦者哭其後夫之殯於山下而哀日下昃姒往視之冥臥殯旁姒舍之去旦日歸來不食不飢逆說人咎休奇中曰某月某日我且死死而象祀我我降之福及期果死眾益譁釀金錢肖祀半山亭山鄉城郭泊他州縣數百里無男女老弱貴賤雜沓道路來者日干計私祝語象前婦卽馮人言未來指畫趨避君聞怒曰妖鬼惑愚民而害耕作可乎率徒役往毀其祠投象溺中罪始事者縣城在萬山中遇大雨水驟漲高於城數尺二十二年七月大水民多漂

溺死生者不能自存君請大吏得帑銀又割廉俸爲富

人倡泛小舟親問疾苦籍戶口存卹之吏無所侵染明

年秋水復至君適在郡中急歸縣振救乏絕如前年而

李同知者

來狀具姓名碑刻既據實書之後見邸抄有殉難官與同姓名恐卽係此君特爲諱之

方同知潮州司鹽課乞君報鹽場漫淹可冒沒常課銀

二萬君堅不許同知銜之讒於巡撫程公喬采曰大埔

令不善卹災且賄其家人謀以他事中傷之會大比君

以簾官調至省人謁撫撫責問報災稽誤狀君對曰方

在府聞災歸縣案行稽戶口以報何緩也撫他顧爲不

聞也者故事巡撫責縣令不言舉劾當叩頭謝君爲不

知也者遽離坐不辭而出明日上書自以病乞休程大  
怒謂此令倨敖不遜坐規避科場入奏遂罷官旣而潮  
陽人殺其令張深勢洶洶然知府李君以君得民心使  
引兵往曰此行也可起官君笑曰是強我爲馮婦也三  
水人聞之奉書幣迎君主行臺書院從者數百人父老  
子弟日過從道舊故爲歡笑而私齎金奏京師爲君謀  
再任君聞急止之曰吾青鞵布韉與諸君論文至樂也  
諸君乃重送我入鼎鑊中耶君性鯁直不能事上官始  
權知三水三水粵衝也藩司宗人王某經其地資盡計  
取諸君乃給爲謁曰吾舟過縣而被盜君急往入其舟



徧視無跡陽怒舟人曰盜無跡必若自盜之舟人懼以實告因顧某曰公誣我法當坐某哀請始去由是與藩司有隙前撫怡公良旣抵任而其帑來過縣舟三日不行僕持刺到署徵其給無狀君怒曰以吾爲邑長於此而豪奴敢爾命轎至舟次大聲數僕罪將治以法主人遣內侍乞免始已而愛民若子所至繕城郭固隄防興學校往者大埔試童子高貲富人賂縣官冠其軍君始嚴絕之拔其尤簿書餘暇親督課之縣於是乎知文教其地瘠多貧民婦人耕而樵爲商販徒役半於道卽其夫在庠序不恥也君始教之蠶著蠶桑要術詳其法爲

器皿貽之而召民婦聰穎者來署中使婦女教之縣於是乎知蠶桑王講行臺既二年子昌汾年十九天君鬱鬱不得志決計返里門明年十月買舟東歸兩縣耆老率子弟走送設供帳祖餞餽行驢填塞街巷有泣下者而其士大夫與縣之官師相率賦詩歌頌德政諸生載酒百餘里至胥江雪涕而別於是三水人爲棠蔭祠於書院之三十六江樓而大埔人祀君於昌黎伯廟中嗚呼不獲乎上而得於士民者如此其得其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旣歸屏居野澤不與邑里通讀書賦詩或彈琴吹簫用自娛樂以品學教其子弟推所得修脯贍三黨

秀才何松者君甥也幼喪父母其姊聽賢撫之成人誓不復嫁君爲買田成其志自以先世本張氏少時求歸宗不得旣成進士以情訴部求復姓亦不得至是購地爲祠堂竝祀之所爲詩傲岸悲壯如其人有鴻爪集續集百不能齋集新樂府及蠶桑要術南遊瑣記各若干卷君之將歸也兩縣人爲刻其鴻爪集行於世卒於咸豐元年六月十日年四十有六娶趙氏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二十八繼王氏子昌汾旅死三水君以是歸歸後四年生昌閑君卒昌閑始周歲明年復殤乃以兄子二人昌期昌周爲君後女和羹嫁慈谿縣學

生鄭顯址昌期兄弟將以咸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葬君及趙孺人於縣之金川鄉半隩山爲王孺人生壙於右而兩殤耐焉顯址以事狀實來請表君墓爲條繫其宦績如此

死事陳君墓表

戊辰

咸豐十年鄞有蚱蜢艇之亂始兩廣游民造艇盜浙海前知甯波府者買降之養諸郡中鄞以附郭積受患久之益咆哮設陷甯白晝劫人道無行者十一月二日巡道張公始命陳君籌以鄉勇驅除之不服巷戰君大怒由平橋搗其巢擒斬數十人逐其餘賊平而君亦傷重

二十一日卒年三十六事

聞賜蔭襲如例君字竹壽縣之姜山人父蘭國子監膳錄君少爲文有奇氣充宗人府供事納粟爲刑部司獄旋改縣丞加知縣引

見分發江蘇藩司王壯愍使督淞江海運時安徽用兵道梗餉不達君輕騎前致之率凱勇防平望援嘉定屢有功又使來徵餉甯波會壯愍撫浙畱使終其事而巡道以鄉勇屬之至是而列蚱蜢艇之難娶徐氏生錫章君卒後塲以弟箴之子倬章後之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葬君姜山之原嗟乎二十年來天下多事奇材異

能之士皆奮志功名或由韋布秉節鉞而君奔走戎馬  
抱才不一展遽殉生於區區小醜之中何其屯也然而  
敬恭桑梓之心可以表矣

贈朝議大夫陳君墓表

乙丑

余嘗表陳君阮山之墓歎其命不逮學抱才早世而厥  
配楊太宜人之能以孝慈成君德也今表其子墨齋君  
夫婦而重有感焉君諱詔字紫封一字芝峯贈奉直大  
夫諱士魁之孫贈奉政大夫諱寅之子系本具前表君  
讀書勤苦經籍精義多手鈔尤留意四明文獻年二十  
爲鄞學生旣孤事諸父如父而督課其從弟會建支祠

月湖神版祝號至簿正祭器皆君手定之康熙初先世  
自慈谿來鄞久之與故里浸疏宗人無聞問奉政乃入  
田舍村訪墓聯族得其緒君復詳稽博考搜抉極委瑣  
而牒記之始追遠立祭田條治規約以時節往修祀事  
綴族食復爲行第分別倫次於是兩縣子姓無失序者  
後數十年嗣大宗建學惠孤寡宗誼粲然而奉政與君  
稚輪之功不可殫也年三十二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卒累贈至朝議大夫配張氏封太恭人分水教諭  
錫金女善事君姑君姑晚歲足腫艱步履太恭人親侍  
盥櫛掖扶出房中置所需坐隅而後視家事起居飲食

未嘗不在側也老人氣血衰大腸祕固十日無後洩胸膈滯悶積不快醫教用豬膽汁雜他藥吹入之則穢下太恭人親吹治之月三兩治以爲常君姑旣卒每以先姑慈惠之德教其諸孤始君之卒也諸孤皆髫髻而季女在腹中撫育教誨餘四十年逮於孫曾見其成立劬勞勞苦三黨翕然稱賢母云卒於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年七十三子男二鑑由貢生議敘鹽運司知事累加至運同銜後太恭人一年卒政鍾由縣學附貢生議敘中書科中書今以兵部主事銜官會稽縣學訓導中同治四年舉人女五其婿監生吳經洵縣學生張善健



同知銜吳經渭贈儒林郎洪家源五品銜

賞戴花翎慈谿費綸銖孫男八守澤縣學附貢生壽祥  
布政司經歷加同知銜康祺清瑞並縣學廩貢生壽祚  
布政司理問守永文僖八品銜鶴齡九品銜政鍾登賢  
書之歲五月三日合葬君及太恭人於縣西茅草漕流  
水橋之西旣而來請余文刻墓門嘉道以來迎鳳陳氏  
爲勤著姓房從鼎盛競於爲善而君父子竝以劬書彫  
天年蘊極則發固當有待而兩世又皆有老壽之賢母  
无成代終爲支持其門戶完遺志而穀子孫故其繼體  
旣卓然象賢不負家教其孫又多篤雅能爲根柢之學

雖年少有重名庠序中然則天所以報陳氏而光君德者殆確有在而余以不腆之文表君墓尤不能無厚望於其諸孫也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六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表二

贈文林郎山東臨淄縣知縣洪君墓表

戊辰

人有子成名則願其子而長歎及告之以其家所以成  
之之道則不能幾矣然而未嘗不極慕而盛稱之故數  
十年來吾鄉善教子者皆飲道人口若吾師洪臨淄之  
贈君其一也謹按君諱乘章本名乘璋字煥庭其先由  
徽州遷鄞七傳至君曾祖朝杓祖世錫州同知父德隆  
監生貤贈文林郎屢世忠厚貤贈君以勤儉起家尤稱

長者娶趙民生君君少讀書爲文有法度未成連遭父母兄弟之喪棄而賈以養其家厚視遇兄弟子衣食婚嫁沒齒無閒言而教之義方猶子拾遺珥立命往候還其人長子甫生弟病革執君手泣曰阿兒肯以此子破例爲吾子乎泣而諾之自以少廢儒業稍暇卽讀書酒酣對客背誦雖大篇不遺一字臨淄兄弟能就塾爲厚幣延名宿待之竭忠敬今吾鄉人猶能道其軼事君自謂一生樸素非教子無妄費者每諸子在塾夜深必待諸室問日中程課爲文成必取視業進則喜不則反覆指示其失得訓之曰汝曹讀古人文能深通其意語語

如頃吾所自爲者則益矣臨淄成諸生君猶及見之於後兄弟相繼取科第爲郡邑大師有重名皆歎曰君之教也治事中肯要明敏而慈厚處三黨友朋必以誠遇困急周之亦無德色有女兒嫁慈谿孔氏忽夜夢其家火詰旦告家人語畢而報至蓋相感以誠者如此年五十一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以臨淄貴由監生贈如其官前夫人施氏贈奮武校尉霖女生一子時雍而卒年三十贈孺人時雍卽後弟者後夫人馬氏贈德慶州知州德大女封太孺人卒年六十八生三子伯諱起燾是爲吾師道光十一年舉人二十年進士知臨淄

縣仲璇樞十二年舉人季慶齡監生女二嫁國子監典籍董文珪監生勵孝三孫三輔良監生輔誥甯波府學廩生輔詩縣學生曾孫五咸豐八年二月八日合葬縣西南凌家岸後十年治墓道於是吾師及慶齡皆前卒璇樞狀其身受與聞諸故老者以表墓命時棟時棟讀其狀往往類吾先大夫之所以教不肖兄弟者見似而瞿恍然吾心則豈惟師門之感宜不敢辭耶嗟乎羨魚不如歸結網好獵不如還疾耕世有賢父兄其必來取法也夫

先師王先生墓表

庚子

王先生諱日章字綱齋一字心學初名身械字樞岐又字軼吳世居鄞之它山曾祖明傑任俠好義奉化人有賣鴨得四千錢者至其地爲無賴所奪忿欲赴水翁飯之償所失以去祖德峻父修敬學射成諸生別墅多竹自號竹莊有竹莊稿一卷先生少學於潘檢討世清之門蘄然見頭角年十四而孤同里宣中書向榮與竹莊故交聞訃意悲愴他日見先生文字喜曰竹莊有子哉抑齋周先生良劭善人倫鑒一日過其鄉儕輩道謁之獨諦視先生曰此子嶷異得弗所謂王生者乎遽相見定爲弟子當竹莊之病革也搥牀大呼曰老母在堂我

奈何死哉先生泣然對曰事大母敢不如大人此時母陳夫人適多病不能事君姑先生承旨奉養家貧無僮僕猥瑣悉親之每夜躬滌溺器娶婦數日不入子舍大母敦迫之往一顧無私言當時有王孝子之目旣而祖母卒家益落奔走四方以修脯佐其兄養母母兄先後死一第二妹三兒子皆幼少先生踽踽然爲家人謀餽粥而益勵其志曰至此不學吾死亡無地矣願念諸先生後先凋謝無可質難者於是置一編凡上有得則書之凡修身齊家擇交處世以至飲食言語之微曰致曲編自經傳史子以至百家小說之屬曰思問編遇長老



交遊與知於學者不惜出示之往復辨難考鏡得失蓋至是而先生之學由博而精而其自治良苦矣年三十餘始爲甯波府學生已乃食餼於庠累試秋闈不第意常欲有用於世以見經濟嘗曰國家設官無大小雖倅貳皆足利民生何高官者乃寂寂哉然竟不克展其才卒於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二所著自致曲思問外有鑑古編無忘編讀書譜致曲類格言思問類雜考鑑古采古人無忘記今人皆嘉言懿行之可法者讀書譜則譜讀書之程要也草稿皆巨帙未編卷碑文序記傳贊之屬余編次之爲醉六山房文集四卷未

刻而先刻其詩集四卷行於世初娶鄭氏先生之師行  
健女也生一男二女而卒在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  
日繼馮氏後先生一年卒其年五月余與朱君立淇及  
諸弟子合葬之於定山橋南烏山之麓去它山三里男  
曰正爛先生卒時方六歲二女後嫁陳學壇鮑道粹余  
年十八娶朱氏先生實爲蹇修明年先生館月湖西曲  
余負笈從之及課時文自以意揮寫頃刻千言以爲豪  
先生見之驚曰嚮吾見汝十餘歲時所爲文每歎賞謂  
非凡兒今不逮遠甚何也吾與汝約能舍汝所學而從  
我吾教汝不者子歸矣我亦不能師汝也從先生一年

明年與二千人試於郡縣卽連冠其軍蓋余之爲時文  
實先生教之旣成諸生而先生卒則洪臨淄實教之蓋  
余於時文所得力者二先生而已矣先生入城必主吾  
家每質經義必戒以解經勿新奇論詩文必以古人矩  
矱又時教我以立身處世之道曰此吾嚮所聞於子之  
先人者今還以告汝師弟對語恆深夜娓娓歲饑米價  
騰貴富人相率居之爲奇貨先生歎曰不仁哉夫旣爲  
賈人則豈有禁其居奇而待價者而獨於穀米遏糴且  
不可況居之乎夫穀米者生人之所寄命也今其意乃  
欲使億萬戶飢餓食貴粟而第肥吾一家何不仁如是

嗚呼學足以傳世行足以範後進言足以敦薄夫而困之以貧窮又阨之不永年使其學一無所成就而世遂競以時文稱先生是則深可歎息也夫先生晚歲得羸疾或構思輒嘔血顧讀書不已交游勸止之先生笑曰吾思之久矣生與學孰貴夫人而知之也夫所以生貴於學者謂惟吾生而後乃可以學也然世固有力學而死者抑豈有不學而卽能長生者則是生之數固無與於學之數也豈惟是哉吾又嘗深思之假吾學成而遂不生也吾死之後吾所成之學安在哉室家妻子之奉富貴利達之華以至於千秋萬歲之聲名吾死而遂茫

無知也吾又奚爲是汲汲哉則吾且優游遨嬉以終吾  
天年以與學不學者同盡已耳而吾乃終思之而瞿然  
覺也夫如是是天之死我尙不知其何日而吾早先自  
死於今之日也此吾所以雖病而不敢廢學者也始先  
生嘗讀書吾家亟爲先義行所賞伯兄交先生最早及  
余執經事先生不五年而先生遽歿此五年中追隨又  
尠故知之不詳先生旣歿私欲狀其行事而問生平於  
先生之弟秩齋秩齋方病不能報我後二年亦卒兄子  
正煦能守其學今年亦死而其孤正爛方十歲嗟乎石  
建以親滌廁臉盛稱到今由先生視之常耳而古人如

虞謝李密薛橙之屬皆以順孫付史官先生獨泯沒無聞遺書雖在又以手稿模糊未易整理余懼王氏之學將中絕而後生小子無或知先生者謹次見聞以表墓門雖然此豈足以盡先生哉道光二十年三月弟子徐時棟撰

同治九年余始以先生事大母事狀報學牒縣詳大府請於

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旌表順孫明年二月部咨到浙於是距先生之卒三十有七年矣事狀已錄入集中謹識受

旌歲月於墓表之後

蔣秀才墓版文乙未

蔣秀才者鄞人諱淙字石甫自號浣亭榜庵先生學鏞之季子也少孤能事母母病思食筭君始十歲踏雪覓市上得之既壯爲童子師久之成諸生兩試於省皆不得志雍乾以來蔣氏號故家大父拭之官翰林其爲諸生名動江浙世所稱季眉先生者也伯父娥埜先生學鏡以進士宰龍南忤上官罷去榜庵先生在其中表全謝嘯太史之門巍然都講晚以名孝廉專經師席數十年君守其家學出緒餘博一第宜拾芥然而卒之坎廩

終身以諸生老當是時吾鄉黃東井司馬徐悔廬明經  
董小韭大令竝以孝廉弟子主張風雅稱老輩君出與  
探討相論議入則搜采舊聞著書自樂其成者有春秋  
表微學春秋私記詩義管窺并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嗟乎士不得志於世凡天下所謂最不快意之事黯然  
腹受而心知之而嘲笑嫚侮之無故而至者常出於意  
料巽避之外此不至短氣而死者幾希君以爲浮雲者  
無與吾身優游詩書之間以終其天年亦可謂難矣旣  
歿十六年孤子椿追述爲狀來請刻墓之文爲書大略  
如此



南山陳君墓門記 庚申

陳君諱德楷字東生一字桐伯自號嶧巖曾大父忠元蚤世妣董氏以節旌大父信孚積德爲善鄉里稱之妣王氏父世浩母邵氏自大父至君皆國子監生道光十二年余學於先師王綱齋先生是歲開講月湖從先生者十七人半自山中來君與其從兄勺山與焉越二十五年余爲先生子正爛謀娶婦造君以告君慨然贈錢二十千又三年而君歿君少師吾友徐君曙峰治周官爾雅通羣經大義壯歲游學城中銳意進取及遭父喪念大父耄老始棄書指家以養其親距鄞治八十里爲

黃官領其下曰南山君世居之余之造君也別久來不易相見極歡命酒道舊故見其二子旣而開門望前山翁蔚森翳高下皆滿余叩所未見君一一指示我具道其名物與所以宜此者則生人食用悉備於山中鑿其石以爲垣伐其木以爲室取其雜植以爲器皿桑柘麻棉以爲衣稻黍麥菽以爲食蔬菜瓜果茹芋之屬環四時以爲羹柏楮菸薜以爲用蒿艾芎藭以爲藥男耕而女織尋常製造家人優爲之其不能則儲材以俟歲各有流庸負具以時入其家爲釀酒榨油造紙壓菸葉量一歲所需足而去雞豚鵝鴨遊於山魚鼈蝦蟹物於水

客至臨溪網且簞殺雞採時蔬不入市而咄嗟以辦或  
需錢命童子往樵荷兩束薪出數里外俄頃持錢歸矣  
君既無意進取事親教子優游於山中卽山中治生產  
井井有法度量入爲出歲得餘贏時以其餘潤宗族鄉  
黨布衣粗糲快然自足誠不知人生功名富貴烜赫豪  
縱之復將奚爲也故余贈君詩有滿山試問皆生計避  
世今知有祕方之句君笑謂余曰亦樂此耶吾割宅奉  
君此豈不足君所乎余曰然雖然視君家所寡有者尙  
三物問何物曰吾性不能一日去書又好遊而不能行  
使我來居此當爲我造一葉舟買一頭驢與數萬卷書

耳君笑曰舟驢易耳吾新購二十一史方待君來爲我  
點勘之嗟乎得失憂患錮於中禍福恐懼鑠於外固宜  
抑鬱蕉萃蹶其機以扣其生而苟樂吾樂而無悶於世  
是雖與老彭爭修短可也而遽奄然以死哀哉卒於咸  
豐九年七月二日年四十六娶趙氏吾友槐江之兒子  
也月湖講席槐江實爲都講子男二善杰前一年卒次  
善燾女二嫁邵修鳳居用沛卒之明年孤善燾將葬君  
家山於是徐君爲狀其家世而以燾來謁曰日月有時  
請刻其墓噫先師之歸道山今二十五年昔時同學後  
先凋謝卽優遊山中若槐江勺山諸君子並厭棄人世

落落晨星又弱一个此則表君墓門而不能釋然於懷者也

贈奉直大夫陳君墓門記

丙寅

同治五年冬兄子燾以其友陳子益銓來草堂再拜請曰不肖跋涉山川卜先兆者數年乃九月某日得合葬我考妣於桃源鄉王家漕之原念貿遷奔走生不獲盡一日之養私願以魂魄依倚永不肖無窮之思故自爲生壙埒其藏而又念碌碌無狀非顯揚可俟冀文字之足以信今而傳後者一志我先德刻諸墓門則不肖感且不腐余謝不能薰助之請甚力爲按其狀而書之君

諱圻譜名嘉和字稼荷其先居定海縣之金塘定海今  
鎮海元時有原澄者始遷鄞西世爲鄞人傳十二世至  
庠生源生懋懋生隆烜贈奉直大夫娶李氏生君君  
年十一學賈甯海十九父卒痛哭仆地絕而蘇及殯父  
於堂而比鄰火君驚起苦塊中奔入室負其母避之返  
至殯火炎炎幾不可嚮邇急號里人而陷之多金曰助  
我助我眾相顧遂遣有難色君大哭冒烟箴躍入眾呼  
叫隨之入頃刻挽柩出若有陰相之者旣而遷居城中  
年二十六娶於柴時君兄新寡柴宜人攝冢婦共君事  
母而君服賈歲得贏所以奉母益周擊母病夫婦謹視

醫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既爲鮮民思慕不襄時念及父  
母雖老猶獻歔涕泣其待兄弟與兄弟之子孫竝粲然  
有加惠以暨於宗族生平無矯情飾貌與朋友語箴戒  
獎引款款有真意人憚而愛之自奉儉約而常以其餘  
周三黨緩急歎歲自節以食餓者柴宜人之始嬪君也  
方食貧困苦宜人孝事其君姑劬身操作內外井井益  
銚在繻襍而其父柴翁病宜人晨往視翁病夜歸乳兒  
卽大風雨無閒也後君一年卒在同治元年六月朔日  
年六十三君卒以咸豐十一年正月八日年六十七生  
子女各一乃者益銚納粟爲布政司經歷加二級請

封典故君以修職郎贈奉直大夫女嫁倪忠賢嗟乎益  
銚思貽君令名不惜竭其誠以乞言於余或庶幾吾文  
傳而君亦與於不泯斯其用意良不爽而惜乎吾文之  
未必果足以傳君也然而益銚愛親之心則可謂無忝  
於君耳矣

銘曰惟順親乃爲子其有之是以似營家塋高義義永  
瞻依來傍此孝不匱錫爾類刻羨門尙不愧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六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七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考一

它山遺德廟從祀考

余既定遺德廟從祀之議祀諸公廟中文而碑之矣顧此議也謝山全先生質先我言之鮪埼集中稱應祀者十有六人謝山之言信於桑梓今所議祀或與不合深懼荒落滋惑後來謹疏鄙意別爲之考博疋君子得以參而正之

宋奉國軍節度使康憲錢公億

祀中室一諸公結銜並以來官吾土時

主爲

宋監明州船場唐公意

祀中室二

宋明州簽書判官廳公事張公必

南宋以來無不誤讀楊承議記以公

名爲必強以公爲明州人謝山亦沿其誤今始改正詳見集中書從祀碑後及所作宋元四明六志校勘

記中祀

中室三

宋鄞縣令龔公行修

謝山亦以爲里人因楊承議修堰記中稱邑大夫而誤邑大夫

者縣令也據寶慶四明志正之

祀中室四

宋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秦公棣

祀中室五

宋祕閣修撰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陳公塏

祀中

室七

宋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吳公

潛

祀中室九

元鄞縣尹阮公申之

祀中室十

明鄞縣知縣沈公繼美

祀中室十三

宋直祕閣知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魏公峴

謝山

作族望表謂公以吉州人來寓於鄞誤矣公嘗作烏金碑記有曰峴世居溪之濱又嘗作蔣山龍潭廟記其署銜稱新知吉州軍事林制幹作迴沙閣記稱新吉州魏侯故舊志云官至廬陵守廬陵卽吉州也是公實鄞人而守吉州者詳見余所作魏吉州傳中

祀東室一

宋國史祕丞吏部郎官安公劉

祀東室二

右名宦九人祀中室鄉賢二人祀東室皆與全說合

元慶元路教授潘公夢桂

祀東室三

謝山議里人從祀有元潘教官某而佚其名按鄞人潘省元夢桂嘗爲本路教授不聞從事它堰顧嘗築進閣碑碣與堰相近亦有功它山水利者今祀之

宋知鄞縣事虞公大甯

明甯波府推官魏公復琦

明鄞縣知縣沈公猶龍

宋禮部尙書王公應麟

右四人皆全說虞侯作風朔碑者魏司李作魏公塘者沈侯作沈公塘者王侯所爲二碑已改舊貫三公以土

石障它泉下流祀之誠當然廟在它山祀典祇及修它  
堰者推它堰之上流則祀浚沙建閘諸公推它堰之下  
流則祀立石築灣諸公若風朔去它堰遠矣夫愈推愈  
遠卽浚治日月湖者亦關西七鄉水利詎不當俎豆之  
乎且虞侯已有專祀在風朔而魏沈二塘與風朔鄰比  
宜祀二公於風朔廟中至王尙書之從祀則絕不可解  
徧考傳記及尙書著作無可徵明者袁文清爲尙書高  
第其修四明志作尙書傳亦無一語及之今里中祠尙  
書於西郭學問文章瓣香百世而遺德廟中固不致附  
和前輩而遽增木主也

宋直寶謨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慶元軍

府沿海制置司公事程公覃

祀中室六

宋沿海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林公元晉

祀中室八

元慶元路總管王公元恭

祀中室一

明甯波府推官朱公欽

祀中室二

明鄞縣知縣洪公良範

祀中室四

明甯波府同知黃公樾

祀中室五

明甯波府知府鄒公希賢

祀中室六

明鄞縣知縣魏公成忠

祀中室七

明鄞縣知縣張公伯鯨

祀中室八

國朝署鄞縣知縣周公樽

祀中室十九

宋嘉定閒程提刑浚治它堰慮畫甚遠

寶慶四明志延祐四明志

又

捐貲置淘沙田四十餘畝

魏吉州它山水利備覽

其後陳府君塏

作迴沙開林制幹實與安吏部提督建造

水利備覽

元至元

閒王總管又修治之

至正四明志

而它堰則明代嘗四修一

修於成化朱推官

嘉靖甯波志

再修於嘉靖沈侯

已見謝中山議中三

修於萬厯洪黃鄒魏四公洪黃圖其始鄒魏成其終

皆周文穆應賓修它山水堰碑

而其時之倡議命修巡視諸公姑略之

四修於天啟張侯

見陸御史世科濬城渠記

謝山數祀典既及陳府

君安吏部沈侯而九公者無稱焉何也且謝山嘗稱王



總管爲循吏又稱其整頓它山隄堰最有功今不在祀典何也我

朝乾隆開周侯修築洪水灣塘乾隆縣志則事在謝山後

矣

唐佐理築堰十人

祀兩室一

宋修堰耆民周四

按備覽稱周四耆亦稱周耆蓋四者行第耆者老稱至正四明志引

備覽有陳五耆堰是其證也

祀西室二

明佐理修堰耆民王森胡仲道陳鈺王瀾

祀西室三

十人佚其姓名佐侯築堰周四南宋時里人惜堰低水

泄加石其上

皆見水利備覽

萬曆時王胡陳王四耆民以巡道

范使君命佐理修堰

周文穆修  
它堰記

夫它山距鄞治半百里

去官府且遠水利興廢惟里人周知之至鳩工經營尤必藉手鄉老以得成事故諸君之祀不容略也顧里民與諸公錯坐不宜今奉祀西室

### 唐僧操公

備覽稱其佐侯築堰今有像在侯左不更立主

### 唐鄞縣尉李均

唐江使太尉

鄞俗神廟每爲其神塑立官屬其官號  
輒曰太尉或曰中軍又爲之造姓氏以

實之江使太尉亦其類也

百梁橋有李君廟乾隆鄞縣志謂神名均唐太和中爲

縣尉佐侯築堰有功而其所據者乃修志時之具呈事實不足信也江使爲唐時里中巨族同侯築堰者其說起於明人楊高唐它山小志晚近之書孤文單證亦不足憑也皆置之

宋澶祐同知馮公

按宋時職曹官但有通判推官判官而無同知州事舊主署衙如此

可駭也

宋澶化同知朱公

宋節度推官朱公

朱氏譜云名伯劬

明萬厯同知龍公

按名德字

右四公皆塑像侯右龍侯以清復廟田得祀朱推官則

里中朱氏之先也。淳祐閒始立洪水石塘。魏吉州經理其事。事詳備覽而不言有馮姓者。馮公倘與其役。然主中無名。宋時圖經不列。佐貳無從核也。至若淳化朱公更不知其何人矣。四公旣立像設。以有舉莫廢之義。仍之而新議祀典不之及者。於水利無確據也。亦愼疑之道也。

廣德湖遺愛廟祀典考

曾南豐記張侯修廣德湖中及創廟事曰。張侯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

於此湖者至舒學士和馬粹老修湖詩有曰人指白鶴  
祠慇懃竊有請衣冠儼羣公一一畫真鯁則知當日祀  
功吏者爲白鶴廟且知元豐元祐閒祀典固依然無恙  
也其廢不知何時謝山作增定祀典碑云羣公香火僅  
存一椽似是時尙有畱遺者而余問之湖上諸君子則  
云久無子遺況謝山之增定之也亦但據南宋圖經若  
果謝山得見舊主則祀典創於熙甯其時見聞較近神  
版祝號中必且有爲志乘所未載者何僅僅此數也以  
是知粉榆香火在謝山時亦不過任刺史一人而已吾  
嘗謂羣祀之廢必廢於廢湖人之手夫豐惠之廟

俗名樓太

師廟卽廢  
湖人廟也

旣已煥然天下功罪無兩立之理廢之爲是

則修之者爲非也廢之者當立廟以血食斯民則修之者爲厲民而其廟固當毀也所謂惡其害己而去之也非有他也而任刺史之幸而得存者則以其增修之政炳然正史蓋其時又必有援唐書地理志以爭之者雖其媮亞之強詞不能掩其功也故得存也嗟乎其人旣去其澤旣湮其廟旣毀豈知數百年後諸君子者相與鄭重而考索之而參定之必使無一人之或遺且以祀祀之旁室爲不足而新卜築焉以與望春白鶴之廟鼎足而相望而王正己之辨况達之碑滋益詬訾萬喙莫

解固知公道自在人心而湖上諸君子之爲此舉信有  
功於鄉黨而足以風天下萬世之爲人吏者矣惟一二  
增損之典與謝山異同且代禩久遠或傾敗散失將今  
茲修明之舉無可考究是不能已於言也故旣爲碑文  
復作此考而歷敘其人如左

舊祀十七人

唐鄞縣令儲公仙舟

舊主題鄞縣  
縣令今改正

大厯中於鷺脰湖大加修治之功始更名曰廣德湖  
曾南豐廣德湖記及乾道四明圖經

唐御史李公後素

唐明州刺史李公敬方

貞元中任刺史治而大之

說見後

而其後民有請湖爲田

者大中元年朝廷出御史驗視御史咨詢本末置言者於法湖得不廢御史與刺史皆賦詩刻石見曾記及王檢正水利說

宋奉國軍節度使錢康憲公億

舊主有判明州三字按是時以明州爲奉

國軍以公爲節度使卽是判明州也不得重疊署之

建隆閒集鄉夫萬人開浚見圖經及寶慶四明志

宋知明州事邱公崇元

淳化二年民與州縣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



邱公躬按視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其後遂著之州敕見曾記

宋戶部員外郎知明州事蘇公耆

大中祥符中湖壞漏復而濬之見圖經

宋吏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明州事李公夷庚

始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李公始正湖界禁冒取而湖始復見許俞開河記及曾記及圖經

宋刑部員外郎知明州事李公照

舊主名照今據曾記及寶慶志改正

內銜亦據志中

宋從事郎張公大有

蓋明州僚佐官不能考其何職矣

天聖景祐閒

此據曾記也王檢正謂在太平興國中誤

民復相率請爲田朝

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驗視力言不可而知州事李公

上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李公以刻之石自此請湖爲

田者始息從事亦摘唐御史詩作記刻之見曾記及王

說

宋鄞縣主簿曾公公望

康定中益治湖見曾記

宋鄞縣令王文公安石

結銜竝當以官吾土時爲主惟有諡則書之舊主題司空

贈太傅封荆國鄞縣令今改正

慶歷中修湖隄見舒學士水利記

宋鄞縣令張公岫

舊主作珣誤又題銜稱提舉兩浙路按曾記張侯去縣而爲提舉兩

浙路常平廣惠倉是提舉常平倉也  
不得但稱提舉且是後官今刪之

熙甯初大修之而建望春白鶴之廟以祀湖神與諸公南豐爲之作記王說云浚湖築隄工役甚備

宋左司員外郎知明州事馬公琬

元豐七年抵任按舒學士有和馬粹老修廣德湖詩又云粹老有修廣德湖新記又有約粹老使君同往它山謁善政侯詩中云西湖按卽廣德萬頃蛟龍湫幾年荒蕪今則修又云使君之德侯可侔考是時知州事而馬姓者

惟公一人則粹老卽公也故謝山祀之

又按疏王惠粹字義亦相比

宋鄞縣令虞公大甯

甯字原犯慕陵聖諱今改

舒學士風坳碑記稱虞侯作碑旣又自州之西圍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闕於其南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碑隨以繕完者凡六所溉田五千五百餘頃蓋大治水政而亦有功於此湖者故謝山祀之今從之

宋鄞縣令段公藻

元祐中修湖隄見舒學士水利記又云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其上刻石載數分守而禁

止之

宋吏部員外郎知明州事葉公棣

元祐中有倡廢湖者舒學士禁止之

說見後

至崇甯初有

兪襄者復陳其議守葉公深罪襄襄走都省獻其策蔡京惡之拘送本貫襄懼道逸見王說嗚呼京何如人也而能惡兪襄彼謀一時之好官而貽桑梓千百世之禍害者獨何心哉則并蔡京之不若矣

宋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李莊簡公光

舊主題資政殿學士今據其入

奏時職銜  
改正之

於是而湖卒廢靖康中謀復之不果

說見後

宋旣南渡紹

興五年莊簡守湖州請興復此湖有奏劄甚詳朝議遣  
轉運使相視報尙書省轉運使言契勘湖旣爲田更無  
可復之理於是而湖卒廢余謂此湖掌故有兩轉運使  
而皆無姓名若紹興之轉運使得如至道之轉運使或  
者開復尙有望乎謝山曰莊簡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  
請以祀之亦無聊之極思也今從之

增祀二人按之時代舒學士當在葉吏部之前王檢正  
當在李莊簡之上今以二人皆鄉人也位諸公之下可  
也

宋龍圖閣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都鈐轄贈龍圖



祝則豈得以烏臺之獄徹粉社之俎豆哉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一節要可百世祀而無媿者

宋直祕閣左司員外郎兼檢正王公庭秀

卽著水利說者水利說曰靖康初頗有意於復民利予時爲御史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金人圍城噫嘻此何時也而望其復乎故余賦鴛鴦湖詩有云輕廢尙當全盛日議興況在靖康時深哀之也然而檢正之心則莊簡之心也莊簡祀矣而檢正忽諸可乎說又曰建炎甲戌金人陷明州盡焚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



後人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是則其意尤可感已抑余更有說者廢湖以後檢正期其復而作水利說而王大卿正己以堦樓氏作廢湖辨拗曲爲直直斥檢正之說而曰當廢論者謂其無復是非之心今作廢湖辨者儼然耐食於廢湖人之廟即樓太師豐惠廟在湖上而不爲作水利說者謀一瓣香於遺愛之祠尤非鄉黨千百世之公論也故亟祀之

舊議祀二人

唐明州刺史吳公謙

王荆公有詩有山色湖光一樣清之句王尚書應麟據

以爲吳侯廟記記云唐大厯中侯守是邦開西郊之湖  
尙書又作詩詩曰廣德湖爲鴻隙陂名棠棠社誰敢毀  
是廣德實開於吳使君故謝山議祀之然南豐記云李  
後素刻石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唐人見聞甚邇不  
應湖開於大厯而在大中初而以爲三百年也大厯中  
鄆令儲公大修治之更名廣德又不應以方開之湖卽  
需大加修治而更名也儲公修湖見之曾記見之圖經  
而刺史無聞焉又不應以同時有功水利之人而偏舉  
其一也尙書記又曰其地爲九里堰因以名廟按卽今  
澤民廟也去縣治不過九里而去廣德則尙遠然則刺

史所開西郊之湖蓋卽其廟前所謂新河者而必非廣德湖也新河相傳爲宋吳丞相潛所開蓋大厯中開之至是淤塞復開之耳澤民廟祀事甚盛秋成報賽雞豚萬家固不必據史策軼傳郡乘缺續王尙書記中語之疑案而奉而廁之於一椽香火中也董大令前列木主無刺史

今仍之

高隱學亦疑之見敬止錄祠祀攷中

唐明州刺史任公侗

貞元中治湖而大之見曾記及圖經唐書地理志曰增修廣德湖溉田四百頃今白鶴廟已專祀之矣道光初修廟旣成里中復爲之請

封典道光五年

敕封昭應伯諸公竝有功於湖而獨公一人名在正史  
世享專祠久而得荷

聖朝之恩綸則幸不幸之說也今遺愛廟卽在其廟之  
旁於彼於此不必也不復立主至董大令家狀中有云  
府君謀諸里人捐葺白鶴山廟其旁增建祠堂祀宋南  
豐曾公介甫王公諸名宦按南豐作修湖記時方通判  
越中未與其事也其後來知明州不數月旋去於修城  
有功亦未嘗從事此湖也不得祀也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